

柯灵 主编 袁进 编选



纸

片战争

——《红杂志》《红玫瑰》萃编

民国
国
名
刊
精
选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民 国 名 刊 精 选

纸片战争

——《红杂志》《红玫瑰》草编

柯灵 主编
袁进 编选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民国名刊精选
纸片战争
——《红杂志》《红玫瑰》萃编

袁进 编选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发行所发行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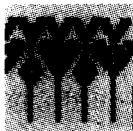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8.5 插页 5 字数 194,000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

ISBN 7 - 5325 - 2619 - 4

G·164 定价:14.60 元



前 言

袁 进

中国近现代的大出版社,往往比较注重出版有代表性的杂志,尤其是文学杂志。因为杂志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,扩大出版社的影响;也有助于吸引相对固定的作者,形成出版社稳定的作者群;况且读者预付的订金,有利于出版社的资金周转;更不用说杂志畅销可能带来的赢利了。杂志如果办得好,对出版社来说,不啻是最好的广告。

从晚清到民国,近代都市迅速崛起,产生了大量的都市市民。都市市民与传统农民不同,他们工作节奏快,每周有休息日。一天或一周劳累之余,不少有文化的市民有着以文学消遣娱乐的需要。娱乐文学的市场由此产生,造成众多供人消遣娱乐的文学杂志不断问世。

1921年7月,上海福州路的中心,突然出现了一幢完全红漆门面的书局,人称“红屋”。那种鲜明的火红色彩,使得过往行人忍不住要把视线转到这里来。它就是世界书局。20年代的上海早已是书局林立,除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家最大的出版机构之外,还有资格颇老的文明书局、广益书局、扫叶山房等等。福州路一带的书局,就不下20家。沈知方筹集了少数资本,办起世界书局,就想多出畅销书,加速发展,成为与商务印书

馆、中华书局鼎足而三的大出版社。

在“生意经”上，沈知方颇有眼光，他瞄准了娱乐小说，占领娱乐文学市场。1922年，沈知方便凑齐资金，模仿中华图书馆创办的畅销周刊《礼拜六》，也办起一份周刊，起名《红杂志》，与他的出版社“红屋”相匹配。该刊出到100期，《礼拜六》已经停刊，他又将《红杂志》易名《红玫瑰》，一直出到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。因此，《红杂志》与《红玫瑰》虽然名称不同，其实是同一系统的。除了出版这两份杂志，世界书局还出版了《快活》旬刊，《家庭杂志》月刊，《良晨》周刊，《星光》不定期刊，《侦探世界》半月刊。在当时的出版界，世界书局是出版消闲杂志最多的出版社，同时也大量出版鸳鸯蝴蝶派创作翻译的作品，不断推出新品种。这一招帮助世界书局获取丰厚的利润，短短几年内，它就成为财力雄厚的出版社，开始出版“国学名著丛书”，果真与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鼎足而三，成为当时的大出版社之一。

在世界书局崛起过程中，《红杂志》与《红玫瑰》立下了汗马功劳。《礼拜六》是民国初年销量最大的杂志，曾经销到二万。但在《红杂志》崛起之时，《礼拜六》已经日薄西山，不久便竞争不过《红杂志》，终于停刊。《红杂志》则蒸蒸日上，发展到《红玫瑰》，在其鼎盛时期，曾经销到五万，远远超过《礼拜六》创下的记录。《红玫瑰》办到1928年7月，过了它的鼎盛时期，由周刊改为旬刊，与周瘦鹃主编的《紫罗兰》半月刊唱对台戏，直到《紫罗兰》坚持不住，关门大吉。假如不是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的战争影响，《红玫瑰》大约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。

《红杂志》由严独鹤、施济群主编，《红玫瑰》则由严独鹤、赵苕狂主编。严独鹤当时在《新闻报》主编副刊，当杂志主编只是兼职。《红杂志》主要由施济群主编，《红玫瑰》则主要由赵苕狂负责。他们都是鸳鸯蝴蝶派作家，杂志自然也就打上了鸳鸯蝴

蝶派烙印,被视为继《礼拜六》之后的鸳鸯蝴蝶派代表刊物。在本集所选散文中也可看到:他们也在揭露抨击黑暗现实,既有痛斥“二十一条”的横眉怒目式文章,也有嬉笑滑稽式的嘲讽。说说俏皮话,幽默几句,发泄心中的愤懑,是他们更乐于采用的方式。这就使他们的文章,表现出与“五四”新文学不同的形态风格,更加世俗,更讲究有趣,更加随便,更加滑稽。因此也就值得我们重新编选,让读者重新审视,得出新的结论。

《红杂志》与《红玫瑰》的散文,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《红杂志》时期的散文为第一阶段,那是该刊蒸蒸日上的时期。与后期的《礼拜六》相比,该刊的散文要生动活泼得多,门类、风格都显得丰富多采,表现出一种向上的态势。从《红玫瑰》创刊到1928年周刊改为旬刊为第二阶段,那是该刊的鼎盛时期,在幽默滑稽中,保持自己的风格,同时也渐渐失去了创新的气息。从1928年改为旬刊到1932年停刊为第三阶段,那是该刊的衰弱期。新文学的压力迫使《红玫瑰》放弃原有的风格,向新文学靠拢。动荡的时局,更重要的是1922年教育改革之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读者形成的市场,最终将难以适应这一变化的《红玫瑰》送入了坟墓。颇有意思的是赵苕狂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他一直难以忘却《红玫瑰》的辉煌。抗战时期,他又重新主编《玫瑰》,以《红玫瑰》的作者为主,模仿《红玫瑰》的编辑,可是只出了四期就停刊了,前后不到两个月。不过这是后话了。

本集编选《红杂志》、《红玫瑰》所载散文,尽量以特色为标准,凡有特殊视角,特殊趣味,特殊风格,特殊涵义者入选,而不管它们如何俗气,如何插科打诨,如何没有当时主流文学所强调的意义价值。以尽量保持《红杂志》、《红玫瑰》鲜活的原生状态,让读者可以窥见当时杂志所载散文的风貌。



《红杂志》发刊词

严独鹤

杂志发刊，何必有词？今有词焉，亦不过如说书之开场白，唱戏之引子耳。兹试问杂志之可以命名者多矣，何独取乎红？

或曰：国旗五色，首冠以红，斯《红杂志》，将以鼓吹文化，发扬国光也。然而兹事体大，非吾人所敢吹此牛也。

或曰：红运大来，举世所喜，斯《红杂志》，将集名小说家之著作，异军突起于杂志界，大走其红运也。语虽有当，犹近于夸，尚非吾人所敢吹此牛也。

或曰：红，色彩中之最富丽者也，吾国社会习惯，于喜事必尚红，曰维红乃吉，斯《红杂志》，殆将借吉祥文字，放一异彩，以博社会人士之欢迎也。是说也，庶几近之，然犹未也。

红者心血，灿烂有光，斯《红杂志》，盖文人心血之结晶体耳。以文人心血之结晶，贡诸社会，文字有灵，当不为识者所弃也。英国有小说杂志，曰 Red Magazine 者，红光烨烨，照彻全球，今《红杂志》之梓行，其或者亦将驰赤骝、展朱轮，追随此外国老前辈，与之并驾齐驱乎。

载《红杂志》第1期，1922年出版。



小说点将录

大胆书生

前人有《东林点将录》及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之作，兹仿其例，为《小说点将录》。取近今小说名家，与《水浒》人物相比附，本领不同，性质各异。天罡地煞，随意杂凑，尚未足百单八人之数。姑就设想所及，一一记之，不依次序，且多遗漏，亦甚无当于忠义堂之大局面也。书生大胆，信口开河，敬告诸公，幸勿见罪。

托塔天王晁盖 吴趸人

赞曰：说林前辈，文坛宿将，英雄老去姓名扬，一时豪俊齐拜天王。

及时雨宋公明 林琴南

赞曰：文章有价，化雨及时（琴南先生主教各大学，及门甚众），领袖华英，众口一辞。

玉麒麟卢俊义 曾孟朴

赞曰：孽海回头，富贵莫愁（曾先生以《孽海花》一书得名，富贵莫愁亦纪实也）。

智多星吴用 陈冷血

赞曰：好写冷语，善运巧思，先是学究（先为学校教师），后作军师（迭任报馆总编辑）。曰智多星，庶几近之。

入云龙公孙胜 王钝根

赞曰：公孙信道，王孙信教（钝根为基督教徒），挥麈清谈（自由谈为王所辟），语多玄妙，六丁六甲凭呼召，自是君家法力高（王迭主各小说杂志编辑，能号召诸文人，有飞符召将之才）。

豹子头林冲 李涵秋

赞曰：禁军教头（涵秋为师范学校教师有年），冠绝时流，见摈王伦，有志莫酬（涵秋会有纪事自述昔年初作小说时有稿投某书局未录），怒潮澎湃起英雄（涵秋以《广陵潮》得名），匹马单枪孰与俦。

双鞭呼延灼 陈蝶仙

赞曰：舞双鞭者号大将，舞双翅者称仙蝶。蝶似人兮人似蝶，能征惯战是曰无敌（蝶仙为“无敌牌”牙粉厂主人）。

霹雳火秦明 何海鸣

赞曰：碗箸纷飞闹学堂，性急如火怒欲狂（见《半月》杂志中何海鸣君自著《新年之回顾》，言儿时在学校中大闹饭碗风潮）。夜走瓦砾场，当年斗老张，将军虽败威名扬。

大刀关胜 包天笑

赞曰：跃马横刀，仰天大笑，独当一面，其志不小。

双枪将董平 周瘦鹃

赞曰：一手作，一手译，双管齐下比双枪，儿女英雄俱本色（董平好近女色，瘦鹃亦以言情小说见长）。

小旋风柴进 袁寒云

赞曰：皇皇华胄，翩翩公子，开阁延宾，从之者如归市（从之者如归市，其中当有古董掮客）。

花和尚鲁智深 苏曼殊

赞曰：超凡拔俗，取法乎上，兼擅风流，是花和尚。

行者武松 严独鹤

赞曰：快活林中，惟君称雄，景阳打虎力无穷。

黑旋风李逵 叶楚伦

赞曰：亦粗豪，亦妩媚，使酒善战，一条好汉（楚伦善饮，为文如大刀阔斧，殊有黑旋风粗豪之气。然间为香艳体，又如铁牛之偏饶妩媚）。

神机军师朱武 谈老谈

赞曰：神机鬼钥，早著才名，军师先生，八卦高明（老谈早年曾为神怪小说《梦游地府记》及《逐日演义》等，颇负时誉，其人又善谋划，因以神机军师称之）。

没羽箭张清 程瞻庐

赞曰：笔锋铄利，层出不穷，是没羽箭，别具神通（瞻庐君子小说外，尤擅长谐文，笔锋铄利，层出不穷，亦纪实也）。

小李广花荣 王西神

赞曰：清风驰誉，智勇兼具，百发百中，神乎其技。

病尉迟孙立 孙漱石

赞曰：卓哉老孙，声名久著，大千世界，独树一帜。

九纹龙史进 毕倚虹

赞曰：翩翩少年，跌宕人间（倚虹著有《人间地狱》小说），卓犖为杰，纤徐为妍。

拚命三郎石秀 徐枕亚

赞曰：才大心细意气昂，登山入海两三郎（枕亚别署东海三郎，与梁山好汉之拚命三郎，一山一海，相映成趣）。

美髯公朱全 杨尘因

赞曰：美髯公，气概雄，一场春梦，寥落新华宫（尘因有杨胡子之雅号，故拟为美髯公，著有《新华春梦纪》）。

插翅虎雷横 张冥飞

赞曰：虎而插翅虎能飞，飞而食肉，当者披靡（冥飞于友朋

杂坐，议论风生时，确有当者披靡之概)。

金枪手徐宁 徐卓呆

赞曰：练武勤，驰名久(卓呆往年，曾为体操教师，又编有体操教科书多种)，卓而不呆，战亦能守，神妙变换金枪手。

没遮拦穆宏 马二先生

赞曰：口也没遮拦，笔也没遮拦，时而奔放疑是马，时而和鸣则似鸾(马二先生每值宾朋宴会，最健谈，滔滔不绝，口若悬河。而下笔为文，笔锋犀利，亦正似辞锋，洵可当没遮拦之雅号)。

混江龙李俊 胡寄尘

赞曰：大江滚滚风涛急，新潮旧潮相混合，识时务者，是曰俊杰(寄尘著有《大江集》)。

急先锋索超 陆澹庵

赞曰：猛且勇，急先锋，偏师直捣逞威风(澹庵性急，为文亦甚速，因拟以急先锋。澹庵善为影戏小说，风行一时，是亦小说中之偏师也)。

神行太保戴宗 余大雄

赞曰：大雄自号曰脚编辑(大雄著《晶报编辑纪略》，自称曰脚编辑，言奔走于各著作家之门也)。拟以神行，可称双绝，款洽各路头领，算来不少功绩。

神医安道全 恽铁樵

赞曰：以文会友(铁樵曾主编《小说月报》多年)，以医济世，知几其神，高明之至。

圣手书生萧让 天台山农

赞曰：文苑蜚声，词林播誉，号曰圣手，多才多艺。

玉臂匠金大坚 徐天啸

赞曰：毛锥何足论，铁笔久驰名，遶于金石，是曰多能。

矮脚虎王英 姚民哀

赞曰：矮脚虎，偏能干，四字定评，短小精悍（民哀身材短小而多才智，著作亦甚伙，拟以矮脚虎，殊虎虎有生气也）。

小霸王周通 周剑云

赞曰：剑气凌云，不平则鸣，暗鸣叱咤，颇具威名（剑云性情豪爽，才气发皇，颇有霸王暗鸣叱咤之概）。

金眼彪施恩 施济群

赞曰：结识武行者，得个好伙伴（小说点将录中，以武行者拟严独鹤，济群与独鹤同编《红杂志》，是好伙伴也），大大有名，江湖人称施老板（济群素有施老板之称，金眼彪施恩，亦酒店老板也）。

白面郎君郑天寿 朱大可

赞曰：美秀而文，白面书生。

一丈青扈三娘 朱瘦菊

赞曰：硕人颀颀，精武艺，美丰仪，一场春梦（瘦菊自署为海上说梦人），扑朔迷离（瘦菊以社会小说著名，《歇浦潮》一书，尤脍炙人口，其人身长而善修饰，亭亭玉立，真仿佛一丈青也。因戏以女将拟之，当此尊重女权之时代，瘦菊当不以为忤）。

母大虫顾大嫂 某英雄

赞曰：某英雄，隐其名，虎威赫赫四海闻，独树一帜娘子军（某英雄非小说家也，然近曾为某小说，登诸某杂志，则亦可认为女小说家矣）。

百胜将韩滔 许指严

赞曰：多才多艺，百战百胜（指严能为各种文，俱供擅胜场，是百胜时也）。

天目将彭玘 朱天目

赞曰：天有目，能远瞩，目光炯炯。

赤发鬼刘唐 张丹斧

赞曰：丹翁自号，曰通红老头子。头老且红，拟以赤发殊可通；文奇而诡，鬼斧神工，单刀直入，笔阵之雄。

短命二郎阮小五 朱鸳雏

赞曰：雕肝缕心，荡气回肠，才人命短，千古同伤（朱鸳雏君好为哀情小说，文多哀艳，读其著作者，大有回肠荡气之慨。然朱君卒以此不寿，言为心声，至足伤已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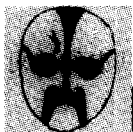
混世魔王樊瑞 严芙孙

赞曰：魔术专家，人间游戏，进曰王，无穷玄秘（芙孙擅魔术，赐以嘉号曰魔王，魔王而能混，亦可谓神通广大矣）。

丧门神印鲍旭 苦海余生

赞曰：苦海无边，余生有几，何以慰情，盈门桃李。丧家远走，亦可哀已（苦海余生，创国文函授社于沪，初颇发达，后竟败坏不可收拾，论者惜之）。

载《红杂志》第1~9期，1922年出版。



上海奇怪人——剃头司务

姚民哀

剃头旧名整容匠。丹阳、溧水、句容人业此者多，团结力甚坚。徒众对于师长，奉命维谨，不敢稍违抗。倘至客地乏川资，则可向当地剃头铺中，陈述师祖师父及同门名字，名曰“报三代”，当地铺中人，应即招待一宿三餐。如欲餐宿之外商借川资，则须为代做生活（即为人剃头修面）两三人。当地人默会其意，裹青蚨 200 文（近则改为小洋二角），待其行，与之握手时与之。若有徒弟在此，则取求由己，可以免去上述之手续。为其徒者，当供应不懈，例不能出怨语。倘托故规避，则谓欺师灭祖，同辈鄙之。但为其师者，久扰不去，徒不堪其要索，亦得向师之弟兄行陈述苦况，由若辈出为干涉，令其师若干年代内不准再向此徒需索。彼辈崇奉之祖师曰“罗祖”。罗祖之历史查不可考，不若水木作之供祀鲁班，药业之信仰神农氏，比较的略有考证。支派大别为两：一曰正刀，一曰反刀。在剃时用刀分之。从前反刀派势力膨胀，因被剃者咸喜倒剃之故，惟反刀派向有耳光刀之秘术。（即剃两三刀后，将刀上剃下之发屑在被剃者面上一拍，然后再剃。前清时，愈是反刀好手，此一拍之声浪愈响，简直将刀在人类上轻批一下，名曰“刀巴掌”。相传满清入关以后，汉人均不肯剃发。于是多尔袞信谋士之言，令剃头匠挑担游行村墟，后

随绿营兵卒，倘村农不肯剃发，兵卒即捕而戮之，梟其首于担上，故剃头担有独根旗竿之谚。挑担者，奔波终日，心怀怨恨，故遇有懦夫允俯首受剃者，则掌其面以泄愤。后世不察，遂有反刀派之讹传。)光复以后，此派一蹶不振。正刀派早已烟消火灭，近日流行，则惟东洋派矣。上海理发店不知几许，剃头司务亦不知有若干人，此中魁首，厥有两个：一三马路成记之主人；一劳合路汉记之主人。若二人之业剃头也，初无异于人，惟好阅新闻报纸，留心国事。时在前清宣统初元，成记主人逆料世事必趋欧化，苟长此不思改良，则必淘汰，故首先研究修发之道，从日本技师游。随之以起者，则为汉记主人。成记主人引为同调，莫逆异常，遂订儿女婚娶。时成记之少主人已在某中学肄业，无何中学毕业，会逢鼎革，商民纷起剪发，于是丹阳派之势力一落千丈，广东帮乘时崛起。而成记与汉记，如中流砥柱，支持不败，人遂服其先见。据个中人言，若二人热心公益，尤足愧士夫。光复以来，汉记主人获利虽不若成记之巨，而聚敛未散。成记主人生涯虽盛，积资不若，盖泰半为其子作游美学费矣。或谓：成记少主人主张日新，已有离婚之意，其父坚不许。汉记主人则谓儿女婚事，本不可勉强而行，力主自由。此事未知确否，然闻者咸佩其识见。若二人之行为丁此末世，衣冠中尚属鲜见罕闻，况在剃头业中，是诚上海奇怪人中之好资料焉。

载《红杂志》第5期，1922年出版。



FF, SS 及 AA

汪剑鸣

FF, SS 与 AA 三位,是女界明星。关于他们的纪载,当然是人人欢迎的。可是在下没有这样大胆,敢来胡言乱语,唐突西施。在下所要说的,另有一番言语,请诸位静心往下一读,就可明了。闲话少说,言归正传了。

中国学生,自从“五四”运动以来,精神焕发,焕然一新,抱着救国不忘求学,求学不忘救国的宗旨,为人类谋幸福,为社会图安宁,真是人人钦佩,个个叹服。任你西洋、日本怎样文明进步的学生,也是望尘莫及。

从前我国的学者,是固步自封,墨守旧法,只知道依样画葫芦,师传我受,一些没有变通和改革的精神。现在的学者,就不同了。每逢一件事,他都要从新字着手,处处变通,处处改良。我们别的不讲,单从表面看来。从前的学者,腰驼背曲,萎靡不振,说起话来,也带着这些诗云子曰之乎者也。现在的学者呢,大都是挺胸凸肚,神采飞扬,说起话来,不曰哀皮西地,一定是博士说学士说的,一片胡言,着实有点欧化了,一不当心,就要说“我们外国”。你看他穿的是洋装,用的是洋货,说的是洋话,所以我敢斗胆说一句,是个外国式的中国人。简单说起来,就可称他为 FF。

一般女的学者，从受了新潮的洗礼以后，也开通得多了。交际场中，盛装艳服，常常见她们的芳踵。穿的是 SS 式的衣裙，说的是土话腔 SS 式的话，梳的是 S 髻，用的是 S 小银夹。穿了这双高底皮鞋，走起路来，这个窈窕身子，东弯西曲，也想走出个 S 形来。总之，她们的一举一动，离不了这 S。所以，我说可以称她为 SS。

当现在社交公开的当儿，男女的交际，自然与前不同了。在游艺场中，男男(FF)女女(SS)，来往成群，都彼此打着照会。两双眼睛，像 X 光线般的在那里乱射，异性相吸，同性相驱，以达其所谓社交公开的惟一目的。但是他们为什么喜欢这 FF 与 SS 呢？当然是要漂亮。何必要漂亮呢？请问诸君怎样回答。在下的脑筋是很简单的，却一时回答不出。于是就把这 FF 与 SS 连起来读。读了半天，也仍旧不晓得。后来愈读愈快了，忽的醒悟过来，一听，似乎在那里说 Face Face……哦，原来是 Face 在那里作祟。哈哈！

在下嚼了这许多舌头，才把 FFSS 说完，但是这 AA 两字，再造一番谎话不成。且慢，待我写来。诸位读了，试辨一下，究竟是谎话不成？

这 AA 两字，是象形。你看现在中国的官僚，谁不像这个形状？他在平日做官，把良心一笔抹煞。不管小百姓叫苦连天，哀鸿遍野，他只知道把民脂民膏狂吞大嚼。逢到机会，就用他这尖头向上司衙门里直钻。遇到了危难，就提起脚来，大踏步向外直溜。所以我说，这 AA 两字是好一幅官僚写生图。未知阅者以为是不是？

载《红杂志》第 5 期，1922 年出版。